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英宗之立

仁宗景祐二年春二月育宗室子宗實於宮中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嘉祐元年五月罷知諫院范鎮先是帝暴疾宰相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

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卽上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而試以政事以繫億兆人心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文彥博乃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

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畱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疎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彥博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

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
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
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
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
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陛
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缺之典也漢文
帝卽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
不疑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文帝
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
而秦王以窺覲陷於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

不定乎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
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
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

三年六月以韓琦同平章事時羣臣皆以建儲爲言
帝依違不決琦旣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
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
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
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
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
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以包拯爲御

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四年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怒不見於色知太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卒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六年六月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自古皆有之十月壬辰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初帝旣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先年韓琦初入相嘗乘間言之及懷孔光傳以進帝不答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至是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

建太子之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
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
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
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
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
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
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
遂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
可議當出自聖裁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
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

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
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
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批中出帝意不
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
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旣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
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凡
十八章而後許之

七年八月己卯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 九月乙巳
朔進封皇子曙鉅鹿郡公宗實旣終喪韓琦言宗正
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

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
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
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
陽修聞之歎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固
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邀福
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
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
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
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
帝從之宗實始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

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
李蕭然唯書數廚而已中外相賀

八年春二月癸未帝不豫丙戌中書樞密奏事於福
寧殿之西閣三月辛未帝崩於福寧殿年五十四

遺制皇子卽皇帝位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於是皇后
悉斂諸門鑰寘於前黎明召皇子入嗣位皇子驚再
言曰曙不敢爲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畱之夏四月

壬申朔皇子卽位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宰臣
不可乃止乙亥帝有病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己
卯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

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
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
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曹氏及左右臣僕毫
分不假借宮省肅然 庚子立高氏爲皇后后侍中
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於宮中與帝同
年生又俱撫鞠於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爲配旣
長出宮婚於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冊爲皇
后 秋七月帝疾瘳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
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內
外恟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

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至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

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冬十月甲午葬仁宗於永昭陵 十二月己巳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

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英宗治平元年夏五月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卽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卻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之后賢如馬鄧不免顧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遂起琦卽命撤簾簾旣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尚書右僕射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